

醫藥衛生事故書

征服天花的事故

陶竹安編寫 陶清醫師校



上海
革新書店

醫藥衛生故事書

征服天花的故事

陶竹安編寫 陶清醫師校

革新書店印行

書號0201

征服天花的故事(醫藥衛生故事書)

定價二千二百元 (外埠郵寄費另加)

編寫者 陶 竹 安

校閱者 陶 清 醫 師

出版兼
發行 者 革 新 書 店

上海寧波路一二〇弄十二號

電話 10712 電報掛號 23825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(印3000冊)

前記

疾病是可怕的，衛生是重要的，沒有一個人願意生病，沒有一個人不想衛生。但只有在人民政府成立之後，才大規模展開了公共衛生預防疾病的重要工作，才領導着人民向疾病作鬥爭，出版界也出了不少專門的通俗的醫藥書籍：在不久的將來，新中國同時必成爲健康的中國無疑。

我們這套醫藥衛生故事書，和一般的醫藥書有點不同。這裏着重的是講故事。但這故事不是捏造的，而是歷史的事實。

我們現在知道瘧疾是由蚊子傳播的，防天花只要種牛痘，分娩是沒有危險了，開刀時上了麻藥就不痛……但我們不一定知道這種種發見或發明是誰的貢獻，當時有過可驚可歎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我們都讀過一點歷史書，歷史書上却很少講到醫藥衛生的歷史，這套小書，就是希望在這上面對大家有一點貢獻。遇到醫學專門的地方，都請教過陶清醫師，承他一一指示，非常感謝。

天花是一種極古老的傳染病。在印度，公曆紀元前三百年就有了這個惡病，在埃及，三千年前的木乃伊上，已經有着出過天花的疤痕，在我們中國，是開始在東晉時候，也有人說是在東漢。在古代的希臘羅馬，却並沒有這病。直到了六世紀時候，法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才流行起天花來，從此以後，越來越兇，越來越多了。

天花是一種極兇惡的傳染病，染天花的人很多死亡，或者成了瞎子，變了麻子。這惡病也不管你有錢沒錢，有勢沒勢。我們的古書上說宋真宗的丞相王旦的兒子染過天花，據說清朝的順治也死於天花。在外國，染天花死亡的專制帝王就有好多，法國的路易十五是染天花死的，英國的女王曼麗二世也是，德國的約瑟一世，英國查理一

征服天花的故事

世的兩個孩子，詹姆斯二世的兒子女兒，俄國的彼得二世，都是天花送的命。

天花的殺人實在可怕。在十八世紀，單是歐洲就死了六千萬人，平均起來，一年要死到六十萬；美洲的有天花，是征服者的西班牙人，在十六世紀時候帶去的，沒有多少年代，就死了三百五十萬人，美洲的印第安人也傳染上了這個惡病，死亡的人數極多。

拿各個國家來說，我們中國古代時候沒有詳細的紀錄和統計，但在古書上有這麼說的：『染天花的人，厲害的幾天一定死掉，』『徧於國內，』以及上面說起的極高統治階級的帝王和丞相兒子也染天花，可見天花在我國古代，一定極為流行，死的人一定不少。在北美洲，

十八世紀時候大流行過幾十次，拿一七九二年的一次來說，當時的波士頓地方有居民一萬八千人，其中一萬人是已經染過天花了的，沒有染過的八千人，在這一次的大流行時就個個染上！

在英國，天花的害人更是可怕，像倫敦這種地方，往往隔了個時候去看一個朋友，一見面他已經因天花而相貌醜的要命了，他的愛人原是有名美婦人，幾星期不見也變了麻子。那時候的倫敦市民，十個裏面倒有六個是麻子，所以有什麼人逃走了要捉他，官廳出的告示裏常常有這麼的句子：『逃犯一名，面無麻點。』因天花瞎眼睛的成千上萬，死的人年年好幾千，大概一百個死人之中，有十個是天花喪的命，而不染天花的人，一千個裏只有五個，染了天花的人，四個裏要

死一個！怪不得英國歷史家麥考來有這麼幾句話：「百病之中，要算天花最兇惡。鼠疫是可怕的，但鼠疫在我們國裏幾十年才發生一次，而天花呢，却一直流行着，教堂的墳地裏埋滿死屍，嚇得沒有出過天花的人們，一年到頭提心弔膽，使幸而沒有送命的人面上畫花，使母親懷裏的美貌孩兒變成醜陋小妖怪，使一個已經訂婚的姑娘的眼睛雙頰，給她愛人看見了大喊要命。」

在印度，因天花瞎了眼睛的可憐人民，成羣結隊的在市場裏摸來摸去，求人佈施。在菲列賓，每到乾燥季節，馬尼拉要搭起臨時醫院來，收容成百上千的天花病人，其中大多數死亡。

在日本古代，天花也極流行，天皇、公卿、百姓，有很多因此死

亡的。

天花既然這樣可怕，古人自然想法子求防除，在東方，印度的極古古書上已提起牛痘可以預防天花，可惜不知道怎麼一來，這個種牛痘的方法沒有傳下來。在波斯和我們中國，很早很早也知道種人痘，就是把病人的痘漿，種到健康人的身上，使他染上天花。我國有四種種法，一種叫作漿苗，就是拿病人的痘漿來種；一種叫作衣苗，是借染天花病人的衣裳來穿，使它做傳染工具；一種是『旱苗』，方法是拿病人的痘痂屑乾乾的吹進健康人的鼻孔裏；還有一種是『水苗』，就是把痘痂屑濕濕的吹進鼻孔。

西洋人的種人痘，是從東方傳去的。傳這方法的人名叫曼麗蒙太

古，是英國駐土耳其大使蒙太古的妻子。她在土耳其很留心觀察一切事物，極注意土耳其人的種痘方法。一七一七年，她寫信給一個朋友說起：『我來告訴你一件事情，我想你聽了一定也願意自己到土耳其來了。在我們大家要有喪命危險的天花，在這裏一點沒有害處，因為他們用一種方法，名叫「接種」。』這裏有一批老太婆，專門在每年九月天氣轉涼的時候，做這件事情。人們彼此問詢，問他們家裏可有人想出天花。問明白了，十五六個人聚在一起。老太婆來了，帶着一個胡桃壳之類，裏面盛着最好的天花漿。她問明了對方要種在什麼地方，就用一枚大針挑開要種的地方，把針頭裏沾得上的漿苗全塗了進去，然後用空心的介壳之類綁好；這樣連種四五處。種過了的儿童少

年，這一天聚在一起玩耍，大家生龍活虎似的，直到第八天發起熱來，睡了三天，極少三天不起床的。他們的臉上難得發出二三十顆痘來，決不留下麻點。八天之內，大家又健康得和病前一樣。處處地方有成千上萬的人這樣種花，法國大使也種過。沒有一個人種得喪了性命。我要把我的鍾愛兒子種一種。我很愛國，要把這個有用的發明帶到英國來。』

這女人不是說說空話，一七一七年，她就將鍾愛的兒子小蒙太古種了人痘。到一七一八年六月，蒙太古一家回到英國，她就立刻提倡鼓吹種人痘。誰知道給天花害得要命的英國人裏面竟有愚蠢得該死的人，拚命反對。尤其是靠宗教吃飯的牧師反對得要死，他們竟說天花



古太蒙麗曼

是上帝的天
恩，凡人怎
麼可以逆天
行事？他們
罵曼麗是個
狠心狗肺的
母親，忍心
給親生的兒
子種花，不
管危險。氣

得曼麗傷心得很，說早知道這樣，決不勸人種花了。

一般人民也很多怕種花，但只是因爲這方法太新奇了，又是性命有關的事情。曼麗爲了使人民相信種花的利多害少，就想盡方法。她一面說服當時英國女王的御醫，使他也鼓吹種花，一面更在監獄裏提出七個已判死刑的囚犯來作試驗，勸法院答應他們試驗之後釋放。六個囚犯用的是土耳其方法，一個用的是我們中國的旱苗種法。結果都染上了比較輕的天花，用旱苗的一個病得重一點，頭痛得很。

從此以後，種花在西洋就很盛行了。英國之外，有法國和歐洲大陸的各個國家。俄國的女王凱絲玲大帝，還特地請了一個英國醫生叫丁斯達爾的前去種花。她的請教丁斯達爾，是因爲天花在俄國也很流

行，喪人不少，她是個愛民的國王，一直在想法子，現在知道了德法荷蘭丹麥瑞典瑞士意大利西班牙都已經在種花，而且成效很好，英明開通的她，怎肯落在人家後面。還有一個個人的害怕天花的原因，是她的已經死去的丈夫，正是一個大麻子，而且她的十四歲的兒子，還沒出過天花，宮廷裏有人說他恐怕做不了王帝就要喪在天花裏。

丁斯達爾到了俄國，可沒有一個人肯先來受這個種花的試驗，因為大家害怕試出毛病來。凱絲玲勇敢出衆，第二次召見丁斯達爾時，告訴他她已經下了決心，馬上種花。但首相包林却警告丁斯達爾，說國王性命，不比平常，你可得當心呀。丁斯達爾沒有辦法，只好婉婉轉轉的請凱絲玲先叫別人來種，看看結果怎樣再說。女王却一口回

答道：『我的性命是我自己的，我十二分樂意，也十二分相信你的手段。』丁斯達爾還是不敢，再三說服她先叫別人來試試看。凱絲玲無奈，就叫來兩個軍人一種，結果一點不出毛病。於是在一七六八年十月十二日，女王凱絲玲自己由丁斯達爾種花。在這一天，她命令從聖彼得堡到俄國邊境，一路備着快馬，好使丁斯達爾逃命，因為怕萬一出毛病，人民不答應這個醫生，要殺害他。種花結果，凱絲玲出了次輕輕的天花，到二十八日，已經能上朝辦事。十一月一日皇太子也種了花，一樣平安無事，後來王公大臣們種的也很多，個個沒有送命。丁斯達爾由國王封了官爵，得了賞金。

凱絲玲之外，美國的華盛頓也極力主張種花，他在美國獨立戰爭

時，命令所有兵士，凡是沒有出過天花的都得種花。

這樣，種花是各國都在種了，在防止天花上也的確有它的好處。然而種花有一個極大缺點。一個種了花的人，他得的是真正的天花，雖然種的人自己不至於個個喪命，因為病勢不重，可是却要傳染給別人，而且從一個種花出天花病人傳染去的天花，又是十分嚴重得可以喪命。這就成爲一個種了花保護自己的人，同時也就成了傳染天花給別人的中心點，因此引起了天花的流行。還有是種花本人所出的天花，比較來得輕，而這個輕，却是危險，因為平常我們對於有人染着天花的人家，總是避免進去，也不肯和一個天花重病人接觸，現在種花出天花的病人既然病勢不重，我們難免疏忽了和他接觸，就此傳染

上了，再一傳十十傳百的闖下大禍。所以要想靠種花防天花的流行，只有一個方法，就是大家同時種花，大家出一次比較輕的天花，否則一個人種了花，反而不免引起天花流行，害許多人送命。爲了這個道理，在種牛痘發明之後，有些國家就定了法律，禁止種花。

種牛痘勝過種花的地方，是我們種了牛痘之後，一方面一樣可以得到保護，一方面却不會像種了花之後的有嚴重反應——出比較輕的天花；而且不會傳染給人，使人喪命。牛痘苗又是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，而且十分乾淨，比我們喝的牛奶還要衛生。

那麼種牛痘是誰發明的呢？魯迅先生寫過一篇雜文，題目叫作『拿破崙與隋那』，裏邊有這麼幾句：『我們看看自己的臂膊，大抵總